

我们真的理解毛入学率衡量的是什么呢？

丽贝卡·申德尔、本杰明·奥尔科特

丽贝卡·申德尔 (Rebecca Schendel)：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schendel@bc.edu

本杰明·奥尔科特 (Benjamin Alcott)：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b.alcott@ucl.ac.uk

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很少有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gross enrollment ratio, 简称 GER) 更常被引用的数据点了。几乎每一个关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分析都会提到这一比率，所有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学术分析，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特定背景下，也是如此。这一数据被普遍用作衡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指标，无论是在特定时间点还是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用以展示随时间的变化。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一指标被用来表明某一系统中本科教育的增长——或者在不同背景或不同时间之间比较本科入学人数。然而，毛入学率实际上并不是衡量本科入学的有效指标，至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以下简称为 UIS) 的计算方法显示如此，这是此类数据最常见的来源。这种对比率计算方式及其含义的普遍误解，对研究来说是有问题的，对政策分析来说更是令人深感担忧。

毛入学率衡量了什么，不衡量什么？

根据 UIS 技术合作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指标 4.3.2 的测量说明，毛入学率衡量的是高等教育入

学总人数与高中毕业后五年年龄组人口总数之间的比率。因此，毛入学率将某一年度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数 (无论年龄) 与“五年年龄组”的全国总人口 (其定义可能因国家背景而异，但通常指 18 至 23 岁之间的人群) 进行比较。

这种计算方法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含义是，23 岁以上的人被包括在毛入学率中。相比之下，净入学率 (net enrollment ratio, 简称 NER) 仅涵盖 18 至 23 岁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并与适龄人口总数进行比较。在较低教育阶段 (以及在大多数国家)，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这种差异可能非常显著。在许多国家，有大量 23 岁以上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毛入学率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典型大学适龄学生的入学比例。当用于衡量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参与度时，毛入学率存在显著的夸大，尤其是在许多人较晚接受高等教育的背景下。这在某些情况下尤为成问题，例如在希腊，许多人为了维持某些社会福利，在完成学业后仍长期保留高等教育学籍。然而，净入学率几乎从未被计算或报告。相反，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者都倾向于依赖毛入学率数据来

代表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

更成问题的是，在计算毛入学率时，“高等教育”包括所有就读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5、6、7 和 8 级的学生。换句话说，毛入学率并不是衡量本科教育的指标，而是包括所有就读于副学士、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的个人。因此，当毛入学率被用作本科教育的替代指标时，它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这也大大限制了跨国比较的效用，因为许多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很小，而其他国家则有成千上万的研究生。将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粗略地结合在一起，也使得捕捉大众化趋势变得非常困难（例如，通过追踪本科阶段的扩招是否最终导致研究生阶段的扩招）。研究生教育的纳入还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关于毛入学率夸大问题的担忧。尽管研究生教育没有类似的“标准年龄组”，但在任何国家，18 岁的学生就读硕士课程都不常见。值得注意的是，UIS 确实持有按 ISCED 5、6、7 和 8 级分类的入学人数数据，这使得分层计算成为可能。然而，在目前的形式下，研究生学生的纳入进一步夸大了我们目前使用的数据。

最后，国际学生是否（以及如何）被纳入毛入学率的计算非常不明确。UIS 指南中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这表明各国实际上可能会在是否将国际学生纳入计算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人们可能会假设，那些在国外就读全日制学位课程的学生会被计入其所在国的总入学人数，但更有可能被计入其本国的总人口数。UIS 确实按输出国和输入国分别收集了国际流动学生的数据。然而，它们在毛入学率计算中的纳入方式尚不明确，各国可能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决定，这进一步增加了跨

国比较的复杂性。

寻求更有效的衡量方法

随着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扩张，政府对其扩张的投资日益增加，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衡量参与度至关重要。至少，很明显我们需要停止将所有高等教育层次合并计算，而应分别计算每个层次的毛入学率。然而，仍然存在重大挑战。例如，研究生教育的“典型”年龄组是什么？我们如何处理国际学生，尤其是考虑到国际学生在定义上会影响至少两个不同国家的报告数据？

即使超越这些技术挑战，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展示了什么。我们是否只关注高等教育（国家）部门的年增长？如果是这样，我们只需记录入学人数的时间变化，而无需将其转换为比率。或者，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人口中有多少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如果是这样，当前的计算方法并不能反映这一点，因为我们只看特定年份的入学数据。为了确定这一比例，我们需要计算总人口中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这可能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指标，但它的解释力将更为强大。毛入学率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信息，但通常并不是我们以为它展示的内容。朝着新的衡量指标迈进似乎是一项重要甚至迫切的任务。

最终，我们需要承认，指标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定义最佳指标以及如何最佳计算它们，是一个概念性工作，应当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他们对指标的使用有着实际需求。在此期间，至少我们需要了解当前指标的计算方式，并据此调整我们的研究和政策结论。